

冷云香曲

梁羽生 著



③

第三册 目 录

-
- 二十七 李家兄妹……………(541)
- 二十八 李代桃僵……………(564)
- 二十九 闺房避难……………(584)
- 三十 逃出凉州……………(604)
- 三十一 心事难言……………(625)
- 三十二 作法自毙……………(644)
- 三十三 冤家聚头……………(667)
- 三十四 午夜惊魂……………(687)
- 三十五 逼上梁山……………(709)
- 三十六 深入虎穴……………(728)
- 三十七 真假帮主……………(742)
- 三十八 好友重逢……………(755)
- 三十九 秘魔崖下……………(771)

二十七 李家兄妹

此时已是第二日的清晨，众官兵走了一会，忽见两骑马跑了回来，都是两人合乘一骑。本来是五个军官骑马追去的，如今只有四个人两匹马回来，不问可知，当然是铍羽而归的了。

原来追赶杨浣青的那五个军官之中，有一个是凉州著名的神箭手，他的坐骑又是大宛名驹，跑得最快，首先追上了杨浣青。

他害怕杨浣青本领高强，不敢和她在马下交锋，于是在距离百步之内，便即施展自己的平生绝技，嗖嗖嗖连珠三箭射她。

杨浣青躲过两枝，第三枝射个正着，倒了下去。那军官大喜，下马捉她。不料杨浣青突然一跃而起，反而捉了那个军官，又抢了他的坐骑。原来她是伪装中箭，天色微明之际，看似射着她的香腮，其实却是给她的樱桃小口咬住。

四个军官随后赶到，杨浣青因马上驮着一个人，虽然这匹马比那匹坐骑都好，也怕给他们追上，纠缠不清。当下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让你们也见识见识我的弓马本事！”连珠箭能够一下子连发三枝已是不错，她一发就是四枝。使双钩那个军官本领最强，打落了射向他的那一枝箭，另一个骑术最好的也避开了。但另外两匹马却给利箭

射着脑门，登时毙命，马上的那两个军官摔得亦是不轻。

使双钩那个军官把经过的情形禀告少主之后，说道：“我们不能舍弃同伴，两人合乘一骑，已是追不上那小魔女了。是以只好回来，向公子请罪。”其实他们不是因为坐骑较差，而是因为业已气馁，心里害怕，这才不敢去追的。

那少年军官说道：“好在没有伤亡，也算得是不幸中之幸了。那小魔女只射马而不射人，看来倒是她手下留情了。”

使双钩那个军官满面羞惭，说道：“可是叶赫参将却给她捉去了。”

少年军官沉吟道：“是呀，她捉了咱们的一个人，不知是何用意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看来恐怕是她要和咱们换人吧？”

少年军官道：“叶赫将军是我的弓箭师傅，倘若她真是要和咱们换人的话，倒是教我为难了。”

使双钩的那个军官道：“这姓耿的小子听说乃是完颜王爷所要逮捕的钦犯，当然不能和她换！”少年军官本是想找个借口以便将来放人的，但听得有手下人这样说，他也就不敢说下去，只能另打主意了。

正在他沉吟未决之际，忽见有个人在路上飞跑，那少年军官眼利，首先看见，“咦”了一声，叫起来道：“咦，那不是叶赫将军吗？”

众人连忙飞骑下山，看得分明，可不正是那个被捉去的叶赫参将又回来了。只见他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的跑到少年军官跟前。众人七嘴八舌的发问。

少年军官道：“你喘过口气再说。”

叶赫道了一声“惭愧”，先答复同僚的第一个问题：

“我不是凭自己的本领挣脱的，说来惭愧，是那小魔女放我回来的。大约只走了五七里路，她就让我回来了。”这人是相当自负的武士，却有个好处，肯于佩服本领比他高强的，人，实话实说，从不遮瞒。

那使双钩军官道：“为甚么她肯放你回来？”

叶赫说道：“她只问了我一句话，我说了给她听，她就放我回来了。”

那少女皱皱眉头，说道：“她问你甚么？”

叶赫说道：“请郡主放心，她并非向我刺探军情，若是刺探军情的话，我当然是不会告诉她的。她只是问你们兄妹的姓名和身份。我想，这大概没有紧要吧，所以就告诉她了。”

那少女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她为甚么要知道我们的姓名来历？莫非是要来找我们兄妹报仇？”

使双钩那军官道：“是呀，这小魔女轻功极好，来去无踪，就是不提防她来报仇，也得提防她到王府劫囚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倒不怕她来，她来了我正好和她再斗一斗。”

那少年军官却是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为甚么她知道我的姓名身份，就让俘虏回来？难道她已经知道我的秘密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哥哥，你在想些甚么？”

那少年军官道：“我正在想怎样处置这姓耿的小子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你想拿他怎么办？”

少年军官道：“咱们暂且别让翦长春知道这件事情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为甚么？”

少年军官道：“第一，这人是咱们好不容易才捉来的，何苦送给他去领功？第二，我想讯问他有关青龙帮的虚实，

爹爹才好去对付他们呀。翦长春为他所伤，恨他刺骨，交给了翦长春，翦长春倘若将他杀了，咱们岂不是少了个活口了。所以今日之事，你们一定要依我吩咐，不可泄漏！”

这些人都是他的心腹，齐声说道：“公子说得不错，那姓翦的家伙以‘上国钦差’自命，一股骄狂的气焰，我们瞧着都不服气，有功劳何必让给他领？公子放心，今天之事，只是我们这些人知道，决计不会向外人泄漏。”

那复姓叶赫的参将又独自说道：“其实咱们国破家亡，今日在凉州维持一个局面，岂是心甘，无非为了忍辱负重而已。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我胆敢说句心里的话，我以为咱们的真正敌人，并不是祁连山上的青龙帮，而是——”

那少年军官连忙止住他的话，“叶赫师傅，这句话可是不能随便乱说的，大家心里有数就是啦。”

天黑之后，回到家中，少年军官把耿电安置在一间密室，和妹妹悄悄说道：“这件事情非但要瞒住翦长春，还得瞒着爹爹。妹妹，你帮帮我的忙。”

那少女眨眨眼睛，若有会心的神气，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，说道：“为甚么，你不是和他们说过，要让爹爹盘问这人的口供吗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我暂时不想让爹爹知道。以后我会告诉你的。”

那少女笑道：“哥哥，我看你一定有甚么秘密，不敢让爹爹知道。你要我帮你的忙，你就得现在告诉我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爹爹做金国的官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还用说吗？我当然也是像叶赫他们一样，心里很不舒服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好，那么我告诉你……”他们说些甚么，

暂且不表。

且说耿电在迷迷糊糊中醒了过来，只觉身旁坐着个人，似乎正在低下头来看他。他神智未清，也不知是梦非梦？但觉这人呵气如兰，好像是个女子。

耿电咬一咬舌尖，很痛，证明不是梦了。而这一阵疼痛的感觉也使他清醒许多，连忙嚷道：“青妹，这是甚么地方？”他依稀记起自己力竭晕倒的事，以为必定是杨浣青把他救出来无疑。

那少女噗嗤一笑，剔亮银灯，说道：“你的青妹还没来呢，你瞧瞧我是谁？”

这一下子耿电可看清楚了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你、你要把我到样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请你回家，给你治病来啦！”

耿电嚷道：“我宁愿死在敌人手里，谁要你的假慈悲！”他挣扎欲起，却起不来。那少女微微一笑，将他按下，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敌人？”

耿电怒道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们跑来捉我，难道还要我把你们当作朋友吗？”

那少女仍然笑道：“现在不是朋友，将来说不定会是朋友。”

耿电惊疑不定，说道：“你们究竟是谁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你得先告诉我，你的爹爹是不是江南大侠耿照？”

耿电见她尊称自己的父亲为“江南大侠”，心里想道：“难道这又是一场误会？但也说不定她是骗我口供？”于是说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那么你就正是外号闪电手的耿电了。”

耿电说道：“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不错，耿电是我，我就是耿电，你待如何？”心想自己的姓名来历反正对方已经知晓，说出来亦是无妨。再问别的事情，那就不理睬她了。

那少女笑道：“好，那么咱们现在可真是朋友了。我姓李，名叫芷芳。”

耿电心头一动，说道：“你姓李，那么你的哥哥呢？”

那少女笑道：“我的哥哥当然也是姓李，他名叫李学松。”

耿电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李学松？那么你们的爹爹呢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你怎的这样喜欢查问人家家宅，好，索性都告诉你吧，我的爹爹是凉州总管李益寿，你还要不要问我的爷爷？”

耿电这才恍然大悟，想道：“原来她的哥哥就是杜复说的那个人！”

那少女道：“怎么样，你能把我们兄妹当作朋友了吧？”

耿电说道：“你能不能让我见见你的哥哥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好，你待一会。哈，真是话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他来啦。”她可并不知道，她的哥哥早已来了。他在窗外看见妹妹殷勤服侍耿电，心里暗暗好笑，是以没有立即进来。

李学松走了进来，向耿电赔了个罪，说道：“耿兄，昨晚之事，请你多多包涵。在我的处境，当时实在是迫得如此的。”

耿电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杜复已经告诉我了。”

李学松喜道：“原来你和杜复已经见过了面，那就省了

我许多解释了。你的伤怎么样？唉，我真是过意不去。”

耿电说道：“这是翦长春打伤我的，不关你的事，现在也已好多了。”

李学松道：“耿兄，你安心在这里养伤，什么事情都不必理会。”

耿电叹口气道：“叫我如何放心得下？你们说的那个什么翦大人为了何事来凉州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”

李学松道：“他要找我爹爹发兵偷袭祁连山，日期未定。”说到这里，沉吟片刻，忽地说道：“妹妹，爹爹最疼你。今晚我和你一起劝劝爹爹，叫他和青龙帮化敌为友，把那翦长春杀了，就在凉州举义如何？”

李芷芳道：“爹爹只怕执迷不悟。”

李学松道：“她么咱们私自动手，杀了翦长春，将爹爹迫上梁山。”

李芷芳道：“就只怕翦长春的武功太高，未必能够把他除掉。”

耿电说道：“未得令尊点头，两位还是不可鲁莽行事，咱们从长计议。”

李学松道：“还有一个法子，在发兵之时，我请令担当先锋，从中设法破坏，最不济也可以故意贻误军机，拖延一些时候。”

李芷芳道：“那么现在有三条计策了，让咱们琢磨琢磨。上策是能使爹爹听从咱们的劝告。中策是咱们随军出发，设法阻挠。下策是暗杀翦长春。即使除得了他，完颜长之还是会派人来的。何况爹爹的手下，也并非一条心帮助咱们。万一不成，耿大哥伤还未愈，岂不是反而害了他了。”

李学松道：“上策你并非无把握，中策也仅是只能拖延一时，无法可想之时，我看也只好行此下策了。”

耿电心里想道：“我只道这位李姑娘是一副千金小姐的脾气，又骄纵，又好胜，原来却也颇有心思，并非什么世务不懂的人呢。”说道：“那位杨姑娘是不是已经逃了？”

李芷芳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最关心她，你放心吧，我们没有伤她半根毫发。此际她恐怕已经到了祁连山了。”

耿电放下了心上的石头，说道：“青龙帮有了防备，这就好许多了。”

李芷芳道：“咱们三策并行，我先试探爹爹的口风；若是不行，咱们设法笼络部下，看看有多少人跟从咱们？中策若然也没有把握，再行下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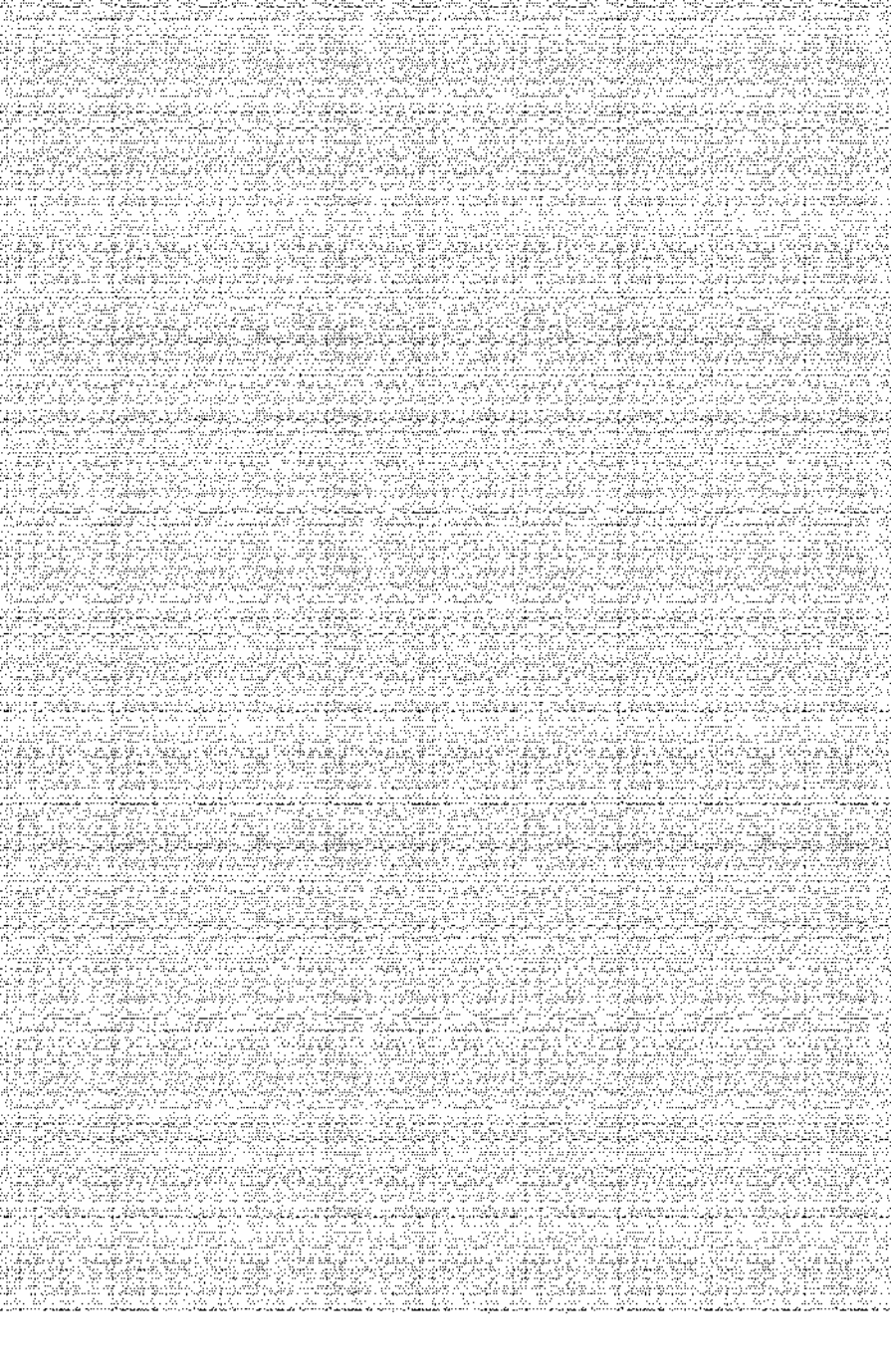
李学松笑道：“不管行的是上策、中策、还是下策，耿兄，你都要安心静养，早日把伤养好。”

耿电知道他们兄妹确是真心实意帮他，心里十分感激。也就只好安心在凉州总管的衙门养病了。

耿电在凉州总管衙门养伤，暂且按下不表，且说青龙帮四大金刚的遭遇。

那晚耿电离开之后，白坚武不禁疑心大起，暗自想道：“大哥为何要催促耿公子先赶回去？若说是为了帮主要想早日见他，那早就该让他独自先行了，他的轻功比我们都高明得多，当日找着他的时候就让他独自回去，此时他已经到了祁连山了。为什么不迟不早，刚好在他今晚去追踪那个暗算我的敌人回来之时，就要催促他走呢？莫非其中另有别情？”

猜疑之心一起，再一仔细推敲，又发现了许多可疑之点。耿电和罗浩威回来之时，杨守义出去迎接他们，不久罗



看见杨守义并无反应，他大着胆子，摸杨守义的衣袋。原来那封机密文书乃是封在一个金国御林军衙门专用的信封里的，比当时一般民间常用的信封大得多，白坚武是个富于江湖经验的行家，他以前是做过大盗的，也做过小偷的，那封机密文书藏在杨守义的衣袋，虽然看不见，却也现出破角的痕迹，白坚武早就注意到了。

白坚武抽出那封机密文书，匆匆看了一遍，放回杨守义的衣裳，心里一块石头同时放了下来：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”

他最害怕的是自己做过的那件亏心事情，给耿电和杨守义知道真相，这封机密文书，虽然关系重大，却不是和他切身的利害相关，是以他倒是可以放心了。

但虽然是放下了一重心事，心里却仍是气愤难平：“这样一桩关系本帮的大事，他们却要瞒着我，这不是分明把我当作外人吗？不错，他们虽然也瞒住罗浩威和王鹏连，但他们二人却怎能和我相比？我是和杨大哥差不多时候加入青龙帮的，好歹也算得是个“开国功臣”，哼，想不到杨大哥竟然还不能信任我！”他越想越气，不知不觉，天已亮了。

木头车已经造好，当下便即起程。白坚武躺在车上，杨守义、罗浩威、王鹏连三人轮流给他推车。罗、王二人都是累了一夜未睡过觉的，白坚武很是过意不去。但想到罗浩威和耿电比他更为亲近，杨守义和耿电将那样机密的大事瞒住他，心头仍是禁不住有点气愤。

走了一程，罗浩威见杨守义若有所思，许久没有说话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大哥你在想些什么？”

杨守义道：“十多年前，武林天骄檀羽冲拜会咱们的帮主，龙帮主请他露过一手惊神笔法，当时我恰巧在场。”

罗浩威不解他何以突然提起这桩事情，搭讪说道：“惊神笔法乃是武学一绝，大哥眼福不浅。”

杨守义道：“这套笔法还可以用在暗器上面。武林天骄那时已经练成了飞花摘叶当作暗器的功夫了，我求他抖露一手，让我开开眼界。其时我是站着说话的，他在院子里随手摘下一片梧桐叶，卷起来轻轻一弹，说道：‘杨兄弟莫客气，请坐。’我只觉膝盖一麻，不由自己的便坐下来了。原来是给他的梧桐叶打着了膝盖的环跳穴。”

王鹏运咋舌惊叹道：“这样厉害！”罗浩威忽地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二哥昨晚是不是也给打着了环跳穴的么！”

白坚武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正是，不过暗器是颗小小的石子。大哥，你说的这个故事，难道你以为——”

杨守义笑道：“武林天骄当然不会用暗器打你。不过我听他说过，懂得惊神笔法和这种飞花摘叶伤人穴道的功夫的人，还有一个金国的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。昨晚我替你治伤，那人打你穴道的手法似乎正是从惊神笔法变出来的暗器手法。”

王鹏运道：“以完颜长之的身份，料想他也不会独自来暗算白二哥的呀！”

罗浩威却是不禁呆了一呆，暗自想道：“大哥不知武林天骄收了杨浣青做关门弟子，难道昨晚那个人当真是她？可是她也没有暗算二哥的道理呀。”

杨守义道：“完颜长之有个儿子名叫完颜豪，听说已得了他父亲的几分真传。二弟，你可曾经和这完颜豪交过手么？”

白坚武惊疑不定，说道：“没有。但据说他和双雄双煞似乎有点交情，是以来对我偷施暗算，也说不定。”其实这

完全是他捏造的谎话，乘机暗放冷箭，诬陷双雄双煞的。

杨守义道：“哦，双雄双煞竟然和完颜豪有交情么？你是听谁说的？不至于吧？”

白坚武含糊说道：“是江湖上听来的一些闲言，也许不是真的。但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小心谨慎一些也总是好的。”杨守义点点头道：“这话倒说得是。”

罗浩威心里有点不安，觉得不应该瞒着大哥二哥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据我所知，武林天骄有一个关门的女弟子。”心里想道：“杨浣青是武林天骄的女弟子，金鸡岭的人都知道的，大哥二哥近年很少和金鸡岭的人往来，所以不知道罢了。迟早他们都会知道的。杨姑娘嘱咐我的，说是叫我不可以泄漏她代师传技的事情，我把她的师承告大哥，料想无妨。”

杨守义道：“那女弟子是谁？”

罗浩威道：“就是耿公子的世交杨雁声的女儿，听说她的芳名叫杨浣青。”

杨守义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耿公子昨晚打听杨家的消息，你为什么不把这桩事情告诉他？”

罗浩威道：“我是想到了祁连山之后再告诉他，因为我也只是风闻，未曾知得确实。咱们离开总舵之时，帮主说已经和金鸡岭的柳女侠有了联络，她会派人来的。咱们这次一回到‘家’里，想必金鸡岭的人也早已到了。这消息是真真假，金鸡岭的人可以替咱们证实。”

杨守义是个真汉子，听他说有理，也没疑心，说道：“既是杨雁声的女儿，又是武林天骄的弟子，这位杨姑娘料想不会是暗算二弟的人。”

罗浩威道：“是呀，我也是这样想。但我应该说给两位

大哥知道。”

杨守义道：“对，知道多一些线索，总是好的。但依我看来，十九大概是完颜长之的儿子完颜豪。”

白坚武却觉得罗浩威的解释有点牵强，不觉暗暗起了疑心。但也不好说些什么，只是随声附和道：“大哥说得是。当然不会是那位杨姑娘，一定是完颜豪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忽听得呜呜声响，一枝响箭，突然从路旁野地里的茅草丛中向他们射来。

杨守义朗声说道：“是那条道上的朋友？”此地已是在祁连山青龙帮的势力范围之内，一向没有外帮的绿林好汉的，是以杨守义颇为奇怪。罗浩威和王鹏运尚自不以为意，说道：“强盗抢到了咱们的头上，这可真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了。”

话犹未了，只见茅草丛中跳出了七八个人，喝道：“你们是些什么人，停下来让我们搜查。”

杨守义道：“我们是庄稼汉，又有个人正在生病，我们赶着送他回家。请诸位好汉高抬贵手。”

那强盗头子喝道：“不行，病人也得让我们搜查盘问！”听这口气，倒似乎不是强盗而是一个惯于作威作福的官儿。杨守义皱皱眉头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些人不知是什么路道，看样子不是线上开扒（没有固定山寨的强盗）的朋友。”

王鹏运年青气盛，忍不住就冷笑道：“你是那条线上的朋友？黑道上的奢拦（很有名气的意思）人物我也见得多了，可没有见过你这样蛮横霸道的人！”

那强盗头子说道：“原来是道上同源的么？你们是那条例线上的？”

杨守义本来是不愿露出身份的，但王鹏运已经透露了口

风，他只好挺身而出，上前答话，说道：“我们是青龙帮主的手下，朋友，请你看在龙帮主的面上，让我们过去。”

那强盗头子道：“你们四个人，嗯，莫非正是青龙帮的什么四大金刚？”王鹏运傲然说道：“不错。那是江湖朋友给我们脸上贴金的称号。”

那强盗头子喜形于色，忽地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好得很，我正要请你们四大金刚到阎王殿去走一走！”一声令下，手下的七八个强盗一窝蜂的都涌上来。

杨守义打着擒贼先擒王的主意，呼的一掌，立即向那强盗头子劈去，不料这强盗头子武功竟是好得出奇，左手三指来扣他的脉门，右手一掌向他手腕击下，杨守义回掌变式，避招还招。饶是他变化得快，衣袖也给那人的指锋碰着，已是好像给利刃划过一般，划开了一道好长的裂缝。

杨守义情知遇到劲敌，立即施展千斤坠的重手法，双足牢牢钉在地上，双掌平推，与对方硬拼一招。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，泥土飞扬，杨守义双足陷地三寸。那强盗头子只不过身形晃了一晃。杨守义号称“铁掌开碑”，掌力上竟然比不过那人，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。

罗浩威、王鹏运各自和对方四个人相斗，罗浩威使开了新练成的五虎断门刀，又快又狠，在四个敌人围攻之下，一时间倒还可以有攻有守，未露败象。王鹏运的判官笔应付四般兵器，却是只有勉强招架之功了。

原来这强盗头子不是别人，正是金国的御林军副统领翦长春。他的“手下”，原是凉州总督衙门的高手，奉了总管李益寿之命，听他差遣的。

翦长春身形一晃，便向那辆车子扑去。杨守义双足陷地三寸，急切之间，跳不起来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